

阿西摩夫科学探案

地质出版社

阿西摩夫科学探案

寿纪琛等译

地质出版社

ASIMOV'S MYSTERIES
FROGMORE PANTHER BOOKS

1 9 7 6

阿西摩夫科学探案

寿 纪 琛 等译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张 璠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

地质印刷厂印刷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¹/₃₂印张:5³/₄字数:125,000

1981年11月北京第一版·1981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400册·定价0.65元

统一书号:10038·新20

前 言

艾萨克·阿西摩夫是美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他所写作的科普作品及科幻小说，题材广泛，风格新颖，不但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近年来，我国也选译了他的一些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准备将阿西摩夫创造的另一种文学形式——科学侦探小说，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

本书的七篇短篇小说均选自《阿西摩夫科学探案集》(Asimov's Mysteries)一书。顾名思义，“科学探案”，就是以科学题材为背景，通过逻辑推理侦破某种案情的故事。阿西摩夫曾这样谈到自己是如何萌发写这样一种小说的愿望的：“在作为科幻小说作家的同时，我一直是侦探小说的热心读者。我说不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也许是因为我一旦成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就整日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津津有味地读着每本新出的侦探小说。其中有些并不比我的作品高明到哪儿去，而有些却比我写得好。但我发现，侦探小说，特别是充满逻辑推理的那种（比方说，好样的奎恩和老波洛！），它们提出的问题并不那么令人费解。于是此后，我就下决心开始尝试写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科学探案’了。”

自这种文学形式为阿西摩夫开创以来，很多科幻小说作家也纷纷试笔，大量作品接踵而出，很快风靡一时。虽然其

中也不乏荒诞不经、格调不高之作，但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写得生动有趣，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受到读者的喜爱。本书所选的几篇作品，科学性强，笔触简练，充满悬念，往往在故事结尾时才真相大白。在描写曲折的侦探故事的同时，作者还着意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特别是塑造了一个其貌不扬、性格乖张、但却学识渊博的科学侦探温德尔·厄尔思博士栩栩如生的形象，读来引人入胜。

《歌铃》讲一宇航员和一商人结伴去月球贩运无价之宝——歌铃，宇航员见财起意，将商人杀死，独吞歌铃后返回地球。联邦调查局根据此人的一贯作为，认定他就是凶手，但苦于没有证据，遂求教于厄尔思。博士运用地球引力大于月球引力这一基本科学道理，毫不费力地侦破了此案。

《终夜》描写四名攻读宇航专业的同学，其中一人研究出了物质转换法，但就在他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惊人发现即将公诸于世的前夜，他却死在房间里了，论文亦去向不明。从死者临终前电话录音的只言片语里，得知凶手就是他的三个同学之一。是谁谋杀了他，又窃取了他的发明呢？经过厄尔思博士慎密的推理分析，终于使真相大白。

《死尘》中讲到一种可以致死的尘埃物质——铂墨，一个从土星卫星返回地球的科学家用这种物质谋杀了自己的上司。他自以为得计，却全然没想到在作案时，由于习惯于土星环境而不自觉地留下了致命的破绽，终于为人识破。

《灶神星畔受困记》是作者十八岁时的处女作。与近期作品相比，其写作技巧和风格都尚有不足之处，但已充分显示出作者别具一格的特色和写作才华。

《讣告》、《钥匙》和《台球》都是作者近年的代表作。《讣告》写一名性格乖僻的科学家虽才华出众，却为世所不容，

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理解他，在他关于时间转换的伟大发明即将宣告成功之时，竟被他的妻子毒死。《钥匙》写两名字航员在月球上发现了外星人留下的心灵感应装置，为争夺所有权，一名宇航员将另一名字航员杀死。后者临终之前把装置埋藏起来，并留下指示埋藏地点的密码坐标。侦探对留下的坐标大惑不解，又去请教曾作为被害宇航员老师的厄尔思。经过博士的推理，被他寥寥数语道破天机，找到了解开密码之谜的钥匙。《台球》则描写两名科学家为争名夺利，互相勾心斗角，最后竟不惜用科学手段互相残杀的故事。这几篇作品从文字技巧到人物刻画都更趋成熟，而且，从字里行间可以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把科学当商品的种种弊端。

译 者

1981年7月

DAI 36/05

目 录

歌 铃·····	(1)
终 夜·····	(23)
死 尘·····	(58)
灶神星畔受困记·····	(73)
讣告·····	(93)
钥匙·····	(114)
台球·····	(155)

歌 铃

路易斯·佩顿和地球上的警察斗智，已不下数十回合了。虽然后者拥有心理探测器，可他们总是败在佩顿手下。致于取胜的诀窍，佩顿从来没有公诸于世。当然，他这种做法好象让人难以理解，可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要给世人留下一份只有死后才能公开的遗嘱。到那时，人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一切成就都不是靠碰运气，而是靠非凡的能力得来的。

在这份遗嘱里，他将留下这样的箴言：“要用假象掩盖一项罪恶，而又不想留下犯罪者的任何痕迹，这种假象是无法制造的。最好还是找到已经存在的某些现象（或假象）并使你的行动与之吻合。”

正是依照这条人生哲学，佩顿决心除掉阿尔伯特·康沃尔。

康沃尔，这个专替小偷转手销脏的掮客，在格林奈尔饭店里一张佩顿经常坐的单人小桌前找到了佩顿。他的蓝上衣似乎闪着特别的亮光，他的皱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就连小胡子也仿佛为了讨好而翘得格外精神。

“佩顿先生，”他招呼着自己未来的谋杀者，第四感官全无半点预感，“见到您我真高兴。我几乎都要放弃了，先生，差一点儿撒手不干了。”

佩顿从不喜欢有人在他看报和吃甜食时来打扰他。“如果你找我谈生意，康沃尔，那你应该知道到哪儿去找我。”佩顿已经年过四十，他的头发已经不象年轻时那么乌黑发亮，可脊背依然挺得笔直，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目光威严，说起话来还是斩钉截铁的。

“不，佩顿先生，不是谈买卖。我知道一个秘密贮藏地，先生，里面埋藏的是……您知道，先生，”他右手的食指慢慢动着，好象在敲击着某个看不见的东西，而他的左手掬成一个杯子的形状，放在耳朵后面。

佩顿仍然阅读着他的报纸，然后又把它仔细叠好，才问道：“歌铃吗？”

“嘘……佩顿先生，”康沃尔急忙阻止他往下说。

“跟我来，”佩顿命令道。

他们穿过公园向前走着。这是佩顿的又一条人生格言：为了保守秘密，在室外进行低声交谈是最保险的了。

康沃尔压低了声音：“歌铃的埋藏地。一大批歌铃，还没有经过打磨加工，但是非常漂亮，佩顿先生。”

“你看见了吗？”

“没有，先生。可这消息是一个亲眼看见的人告诉我的，他用大量的证据说服了我。那些歌铃足能使咱们俩大捞一笔，绝对能捞一笔，先生。”

“你听谁说的？”

康沃尔的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神情。那副神情就象是一只冒烟的火把，不光是光线昏暗，还散发出一股讨厌的油烟味儿。

“是个给月球勘探队放高利贷的，他有办法找到月球火山口里埋藏的歌铃。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办法，他从来没

和我说过。可他找到相当不少了，他把它们藏在月球上，然后运回地球上来脱手。”

“他死了，对不对？”

“对。真是件十分令人伤心的事故，佩顿先生。他从高处掉下来摔死了，真可怜。当然，他在月球上的活动完全是违法的，当局对非官方的歌铃采掘一直是严格控制的。所以说不定这是对他的惩罚……。不管怎么说，他的地图现在在我手里。”

佩顿开口了，他的表情冷淡，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对你干的那些事我丝毫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呃——是这样的，好处是足够我们俩分享的，佩顿先生，可活儿也得咱们两个人来干。我呢，知道东西在哪儿，还能找到一艘飞船；而您……”

“嗯？！”

“您会驾驶飞船，而且您能给歌铃找到好买主。佩顿先生，这样珠联璧合的合作真是妙极了，您难道不这样认为吗？”

康沃尔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切似乎都很合适。

“我们八月十号出发去月球。”他终于决定了。

康沃尔不由停住了脚步：“可……可现在才四月呀，佩顿先生。”

佩顿象没听见一样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康沃尔又紧追了几步：

“佩顿先生，您听见我的话了吗？”

“八月十号。到时候我会和你取得联系，告诉你把飞船停在什么地方。在这之前，你不用想找到我。再见，康沃尔。”

“对半分，成吗？”

“行啊。再见！”

佩顿独自向前走着，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二十七岁那年，他在罗基斯买了一块地，这块土地的旧主人在此建起这所房子，原是为了做为二百年里可能发生的原子核战争的避难所的。当然，战争压根儿就没爆发，而房子却保留了下来，现在，它成了一个惊弓之鸟的安乐窝。

这座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建筑物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这里海拔本来就很高，而周围又被层层高山环绕着。它有自己的发电设施；它的水来自山上的清泉；它的冷藏库里挂上十扇整牛排还绰绰有余；至于它的地窖，更是储备得简直活象个用整整一兵工厂武器装备起来的要塞，以防从未到来过的饥荒或野蛮民族的骚扰。它有自己的空调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反复过滤空气，直至把任何杂质——包括各种射线都过滤干净。

在佩顿多年的单身生活中，每年八月份，他都到这儿来度过。他废弃一切报话机、电视传真和报纸传真装置，而且在房子周围筑起一道看不见的“力场栅”，只在力场栅跨过的一条通向山间的崎岖小道的路口上留下一个豁口，设置一台短距离信号机。

每年的这一个月里，他完全是与世隔绝的。没人能看见他，更没人能接近他。在绝对的孤寂中，他可以充分享受经过十一个月充满人类社交生活后所赢得的唯一的假期，而对于所谓仁慈而博爱的人性，他简直是不屑一顾的。

甚至连警察——想到他们，佩顿不禁发出了冷笑——也知道他的这种一成不变的老习惯。只有一次，他设法摆脱了心理探测，得到保释，只有这一次他不得不放弃了八月份的

享受。

在他准备收进遗嘱的信条中，还有这么一句：对于一个无罪的人来说，最有利的莫过于不在现场的证据了。

七月三十日，象往年的七月三十日一样，路易斯·佩顿从纽约乘坐上午九点十五分的无引力同温层喷气机，于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到达丹佛。他在那儿吃了午饭，然后换乘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的半引力汽车到达洪波角。从那儿，山姆·雷伯曼用古代的地面小卧车——全引力的！把他送到他的领地的边界线上。雷伯曼感激地收下了十美元的现钞——他总是得到这个价钱的——心满意足地抬了抬帽子作为答谢。一切都和十五年来一模一样。

七月三十一日，象往年的七月三十一日一样，佩顿乘坐自己的无引力空中飞碟又返回洪波角，在百货商店里列出了一张他在下一个月里需要的各种物品的订单。这份单子与以往没有任何不同，它实际上是每年那份订单的复制品。

商店经理麦克林泰尔先生一本正经地从头至尾检查了订单，而后把它放进佩顿房子所在的那一区中心仓库的栏目下面。一个小时之内，机械手把所要的东西全部送了出来。在经理的帮助下，佩顿把买到的东西搬上飞碟，象往年一样留下十美元作为小费，然后回家了。

八月一日中午十二点零一分，他把房子周围的力场栅充上了电。现在他与世隔绝了。

下面的程序将要改变了。佩顿给自己留下了八天时间来做准备。在这段时间里，他小心而仔细地把买来的生活用品全部销毁。他使用了为整所房子服务的垃圾处理器，它们属于最新的改良型号，能把所有的物质，包括金属和硅酸盐类，分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分子状态。在全部分解过程中产

生出来的热量，由流经院子里的山泉带走了。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泉水的温度比平时上升了五度。

八月九日，他的空中飞碟载着他飞到了怀俄明，康沃尔和他的飞船正在那儿等着他。

这艘飞船本身就是个致命的证据。因为有人出售了它，又有人把它运到这儿来，帮助做上天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所有这些人并不知道佩顿，他们只认识康沃尔。“而康沃尔……”佩顿想，严酷的嘴角上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就要死到临头了。”

八月十日，飞船载着中心控制室里的佩顿和做为向导的康沃尔以及他的地图离开了地球。飞船的无重力场是第一流的，当马力开足时，飞船的全部重量还不到一盎司重。微形核装置无声无息地、有条不紊地供给着能量，飞船悄悄地穿越了大气层，转瞬间变成一个小黑点飞进了太空。

对这样的飞行，如果能有什么目击者，或者有什么象以前曾用过的雷达装置能观测到它，这简直是太不可能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看见它的飞行。

* * *

经过两天的空间飞行之后，他们在月球上呆了两星期。几乎出于本能，佩顿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得耽搁两星期。对那张本来就不是出自专业绘图员之手，又是在地球上凭空绘制的地图，他原本就没抱什么幻想。对于绘图者本人，这张图当然是有用的，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行事；可对陌生人来说，它们简直就象密码一样的费解。

在月球着陆之后，康沃尔才第一次把这张图拿出来给佩顿看。他满脸奉承地谄笑道：

“您知道，先生，这可是我唯一的一张王牌。”

“你根据月图做过校正吗？”

“我不会，佩顿先生，全靠您了。”

佩顿把图还给康沃尔，同时冷冷地凝视着他。从这张图上，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第谷环形山。

可是，至少天象对他们是有利的。在他们说话的当儿，环形山正处在月亮的日照面。这意味着飞船不大可能熄火，他们自己也不大容易被发现。

在无引力状态下——这是很冒险的——佩顿果断地把飞船降落在一座环形山的阴影里面，这里既黑暗又寒冷，十分安全。太阳已经过了极点，环形山的阴影不会再缩短了。

康沃尔拉长了脸：“哎呀，哎……佩顿先生，在这种天象里我们怎么出去勘查呀？！”

“不会永远是这种天象的，”佩顿简洁地说，“还有大约一百个小时的日照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适应环境，出去工作。”

答案倒是很快就找到了，但是有好几个。佩顿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月图，进行着精确的测量，试图找到康沃尔那张图上标出的那座环形山，它是关键所在。

最后，佩顿终于开口了：“我们要找的环形山可能在这三个里面：GC-3，GC-5，MT-10。”

“那我们怎么办？”康沃尔急不可待地问。

“咱们一个一个地找，从最近的一个开始。”

日照终于过去了。现在，他们处在黑夜的暗影中。他们在月面上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并且习惯了月球上的万籁俱静和漫漫长夜，只有星星和地球在环形山的边缘上闪现出时隐时现的光点。他们在干燥的灰尘中跋涉着，留下了一行行脚印。这些脚印既不会消失，也不会改变，它们会永远地

留在那儿。

月球上的寒冷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能长时间地呆在飞船外面。尽管这样，他们每天还是想方设法尽量多工作一些时间。在到达月球上的第十一天，他们排除了GC-5号环形山埋藏有歌铃的可能性。

已经是第十五天了。佩顿那一贯冷静的头脑也由于冒险而开始暴躁和狂热起来。一定是GC-3！MT-10太远了，他们没时间到那儿去勘察，因为他们必须在八月三十一日回到地球。

可是，也就是在这第十五天，他们终于发现了歌铃。绝望的情绪一扫而光。

这批歌铃一共有二十多个，它们看起来并不起眼，就象一堆形状不规则的灰色石块，有两个拳头那么大，在月球的引力下，它们几乎象羽毛一样轻。如果用特殊工艺打磨加工之后，每只歌铃起码可以卖到十万美元。

他们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些宝贝，把它们搬回到飞船上去，放置在柔软的底衬上。有两三次他们在路上摔倒了，要是在地球上，这一摔会把歌铃摔碎的，可是在月球引力下，一点儿事也没有。

康沃尔把最后一只歌铃递给了佩顿，佩顿小心地把它们放进上了锁的箱子。

“别把它们弄脏了，佩顿先生。”他说，他从宇宙服的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听起来显得十分刺耳。“我马上就上来。”

他蹲下身子一跳，在月球的引力下跳得又高又飘。可当他抬头看时，一下子给吓呆了，他的脸由于极度的恐怖而僵住了：“不！佩顿先生，别……”

佩顿用力推动了早就握在手里的点火装置。飞船启动了。它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几秒钟前还被人称做康沃尔的这个人，现在成了一堆破碎的骨肉，僵卧在宇宙服的残片中，浑身沾满了凝固的血。

佩顿把目光凝视在死人身上，仅仅一秒钟而已。然后，他把最后一个歌铃搬进了事先准备好的容器，脱掉了宇宙服，先发动了无引力场，接着又发动了微型核反应堆，带着他比两个星期前增加的一百万，不，也许是二百万，踏上了返回地球的旅程。

八月二十九日，佩顿的船准确地静悄悄地降落在怀俄明，八月十日他就是由此出发的。佩顿为选择着陆地点而花的心机总算没有白费，他的飞碟仍然完好无损地停在那儿。离开地球之前，他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这片岩石嶙峋的乡间的一处隐蔽地方了——两块大岩石之间的褶皱里。

他把歌铃从飞船上取出来，把它们放进了这个大岩缝的最深处，还用土把它们松松地盖了起来。他又一次回到飞船上，调好了自控装置，又仔细地核对了一遍，然后爬出飞船。两分钟后，飞船上的自控装置启动了。

飞船无声而疾迅地上下跳动了一下，猛地转向西方，好象地球在它下面旋转了一百八十度一样。佩顿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在狭窄的视野中，他看到一丝亮光和一个小黑点——那是蓝天上的一块云彩。

佩顿的嘴角又一次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判断得很准确。由于他拉开了镗保险杆，使它不能起作用，微型反应堆已经超过了所能承受的最大保险系数。飞船在原子爆炸所产生的热量中刹那间化为乌有。

他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回到了自己的领地。由于疲倦，同

时由于对地球的引力还不习惯，他感到浑身肌肉疼痛，很快就沉沉入睡了。

二十四小时之后，曙光刚刚出现，警察就来敲他的门了。

* * *

开门的人把手交叉在肚子上，微笑着点了两下头，算是同来人打过了招呼。走进来的是联邦调查局地球部的侦探达文波特。他颇不自然地四下打量着。

他走进的是一个半明半暗的大房间，只是在一张带有安乐椅的组合式写字台上方悬挂着一盏光线柔和而明亮的灯。周围墙上挂满了缩微阅读胶片，一幅银河系挂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壁，立在房间另一面的是镶嵌在巨大透镜状玻璃中的银河系模型。

“您就是厄尔思博士？”达文波特问道，可他的声调表明他显然不相信这一点。达文波特是个魁梧的汉子，长着一头黑发，鼻子笔直而瘦削，脸颊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近处捅了他一刀后留下的痕迹。

“我是厄尔思，”主人用尖细的男高音答道，“您，达文波特先生？”

侦探拿出自己的证件：“调查局把您做为一名外星系学家介绍给我。”

“关于这一点，你半个小时前给我打电话时已经说过了。”厄尔思同意道。他大腹便便，长着一个大蒜头鼻子，凸出的金鱼眼睛上架着一付厚厚的近视镜片。

“我就谈正题，厄尔思博士。我想，您一定到过月球……”

在他开始说话的当儿，厄尔思正伏身从一大堆书后拿出